

栉风沐雨百又十载 凝心聚力共谱新篇

——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感怀

饶 权

日与月与,逝者如斯。曾经先后被称为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在中华民族崛起、奋进的历史长河中,走过了百十年光辉历程。筚路蓝缕,玉汝于成。回首百十年漫长路,国家图书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与社会共发展,虽历经沧桑、坎坷沉浮,然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值百十年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给国家图书馆8位老专家回信,充分肯定了老专家离退休后仍心系国图发展和文化事业、对“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初心的坚守,充分肯定了国家图书馆110年来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向每一位国图人致以诚挚问候,并对国家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提出殷切期望。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将法国总统马克龙赠送的珍贵国礼——1688年的《论语导读》法文版转交国家图书馆保存利用,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国家图书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方面重要地位、独特作用的高度认可和郑重托付。

时光不老,大道惟新,行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征程中的国家图书馆,可期千般锦绣、万里鹏程。

—

回首前尘,国家图书馆首先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自新并融入世界文明之海的产物。

中国自古推重文治与太平,而文治与太平必发轫于庙堂与江湖对图书的倾心想慕:汉之天禄,唐之集贤,明之文渊,清之“四库”,官方藏书的汇合昭示

着王朝的复兴；唐代李邕侯(泌)“插架三万轴”，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金石二千种”，明范钦天一阁，清黄丕烈士礼居，私家藏书的积聚彰显了社会文化的繁荣。从这方面来说，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传承史，正与数千年的典籍收藏史相伴随，相始终。

然而，一个“藏”字，又表明了古代图书保有在整体上的私人性、封闭性。官方藏书因官禁深密与等级森严，普通民众绝难一窥；民间藏书往往被视作私有财产，秘不示人。是以二者流通与传播的受众和途径，其实颇为有限，多以士人阶层为主。从这方面来说，我国古代的各类藏书楼，并不广泛具备现代图书馆“服务社会”的属性。

在清末“西学东渐”和变法自强的背景下，相继有王韬、郭嵩焘、张德彝、载泽、戴鸿慈等报人、使节访问英、法、俄、美各大图书馆，实地感受其宏阔与便捷。复有李端棻、郑观应、徐树兰、孙毓修等官员、学者撰文介绍西方图书馆，研讨其制度与价值。到1906年罗振玉发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则明确提出“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他更以学者之世界眼光指出：“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

1909年，清廷在湖南、安徽、黑龙江、浙江、山东、山西诸省纷纷倡设图书馆的背景下，同意筹建京师图书馆，是为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然而，这一筹建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之中，京师图书馆获得了内阁大库、国子监、南学及各地所藏大批文献，却始终不曾正式接待社会读者。其原因固然与清末国事纷扰的大环境有关，但馆长称“监督”，管理者称“提调”，印章称“关防”，其运作方式更与旧式藏书楼无异，恐怕才是关键所在。

1911年以降，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深入，从京师图书馆到各地图书馆，都悄然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其一，办馆理念日趋开放。藏书楼变为图书馆，独重保藏变为兼重致用。其二，图书受众日趋扩大。读者由贵族、士绅扩大到社会公众，图书由专精深奥扩大到实用广博。其三，服务方式日趋科学。制度由粗简而精密，态度由端严而亲和。时至今日，国家图书馆就办馆条件而言，早已今非昔比，但以上三种转型期所开之良好风气，则仍为国图同仁们所继承并发扬。

二

稽诸既往,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可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砥砺复兴之路的缩影。百余年间,国家图书馆的荣辱兴衰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国运舛,则国图难;国运兴,则国图强。

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国家图书馆的事业举步维艰。

京师图书馆时期,清政府无力为其专辟馆舍,京馆只能屈就于偏远、逼仄、潮湿的广化寺。北洋政府时代,虽一度由教育部次长兼任馆长以示尊崇,但阅览常辍,馆舍两迁,多任馆长因经费无着而去职。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馆长梁启超竟至将自己十余年来积存的人寿保险单抵押借款,维持馆务近半年之久。

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因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并有赖于两任馆长蔡元培、袁同礼先生的精心谋划和鞠躬尽瘁,平馆先是于1929年合并北平北海图书馆,又于1931年在北海之畔的文津街建成新馆,终拥独立馆舍,馆务始有较大发展。然而,“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相继爆发。民族存亡之际,袁同礼先生毅然率部分同仁南下,于昆明重建馆本部。在烽火不熄、事业维艰的情况下,积极争取外援,并努力维持书刊采访、编辑出版与读者服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平馆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合组图书馆,并共同发起成立“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征辑各类战事史料,意图为抗战大业服务,并为战后编写战史做资料准备。这一行动还得到了周恩来、林伯渠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帮助和延安、重庆等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社、新中华报社、新华日报馆等新闻出版机构的大力支持。

这一时期,有三件事令国图人不能忘却。一是国民政府于1928年定都南京,随即筹备成立“中央图书馆”,并从行政和经费层面大力支持,意图奠定其国家图书馆的地位,而平馆则备受冷落甚至排挤。然而,在馆内同仁的多方努力之下,直至解放初期,平馆仍然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图书馆,其领袖业界的地位未曾动摇。二是北平沦陷后,平馆本部先是遭受日人骚扰,复于1941年被伪教育总署接收。然而留守同仁受民族大义的感召,隐忍于敌伪治下,合力与之周旋,很好地保护了馆产。三是1941年平馆为防止战前南迁并寄存在上海法租界的甲库善本古籍被日军攫取,将其秘密装箱,冒险运往美国国会

图书馆保存。遗憾的是,这批书于1965年被运往台北,并一直暂存于彼。这三件事对平馆而言,均有难言之痛,也是国家衰弱、民族不振导致的悲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图书馆事业迎来了曙光。

1949年以后,北京图书馆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快速发展。1957年9月,为响应中央关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国务院第57次全体会议批准颁布《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对全国为科研服务的图书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确立了北京图书馆作为“全国图书馆的核心和图书馆业务的辅导中心”的特殊地位。1980年,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专门听取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同志所作关于图书馆工作的汇报,提出加强图书馆事业统筹管理,并以北京图书馆为中心,建立全国图书馆网的总体方略,拉开了中国图书馆事业改革发展的恢弘序幕。

1987年,由周恩来总理生前亲自审定建设方案,万里、习仲勋、谷牧等领导同志亲自关心指导的国家图书馆白石桥新馆建成开放,并由邓小平同志题写馆名。白石桥新馆以其极富民族特色的建筑设计、先进现代的设施设备为世界瞩目,不仅使国家图书馆从此跻身国际大馆行列,也由此引领全国图书馆事业进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1998年12月,北京图书馆正式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并由江泽民同志题写馆名。2009年,百年馆庆之际,国家图书馆二期馆舍竣工,并于当年入选“北京当代十大建筑”,国家数字图书馆同步上线提供服务。

四十余年来,在经济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图书馆界,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波澜壮阔的中国图书馆事业改革发展之路。

三

来者日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围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国家图书馆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国图人秉持百年国图精神,坚持以“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为已任,依托宏富馆藏,在赓续中华文脉、助力民族复兴、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创新发展、涵养国民素质方面主动担当,积极作

为,发挥了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阵地的重要作用。其荦荦大者有六:

其一,不断拓展国家总书库职能。在接受国内正式出版物、学位论文交存的基础上,不遗余力搜藏多载体、多语种、各类型文献信息,依托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和“中国记忆”项目,进行数字资源、网络资源和口述史料等新型文献信息的建设;推动立项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启动实施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项目,全面布局国家文献信息资源分级分布式战略保存体系。今日之国家图书馆,是全世界中文文献收藏最多的图书馆,也是国内最大的外文文献收藏馆,馆藏文献总量已超过 4000 万册件,数字资源存储总量超过 1900TB。

其二,大力推进传统典籍保护传承。深入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革命文献和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出版等文化工程项目,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成国家典籍博物馆,运用现代化展陈手段,对馆藏珍贵典籍进行背景讲解、实物展示、历史再现,使公众能够近距离感受典籍穿越历史的恒久魅力。今日之国家图书馆,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度藏古籍近 300 万册件,年均修复古籍近 1.8 万叶,举办各类典籍展览 21 场,出版典籍整理研究成果数百种。

其三,全面支持公民终身阅读学习。精心培育“文津讲坛”“文津经典诵读”“M 地铁·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品牌,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阅读服务。每年举办一届“文津图书奖”评选,积极营造作者写好书、出版社出好书、读者读好书的良好社会氛围;2019 年“世界读书日”期间发起“服务全民阅读 共创美好生活”倡议,倡导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吸引全国 3000 余家公共图书馆共同参加。今日之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级图书馆之一,年均接待读者 500 余万人次,外借文献 2500 万册件,开馆时间之长、服务范围之广、接待读者人数之多,在世界各国国家图书馆中均属鲜见。

其四,不断提升数字文化服务效能。通过门户网站、移动 APP、数字电视、微博微信提供全媒体、多终端的数字图书馆服务;借鉴“慕课”大规模、开放、在线理念,推出国家级公共开放学习平台——“国图公开课”,为社会公众终身学习提供海量优质教育资源;依托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国家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推动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成果辐射全

国,服务大众。今日之国家图书馆,是优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重要提供者,年网站点击量达8亿次,手机门户点击量近1.3亿次,国家数字图书馆统一用户平台注册实名用户近1200万人。

其五,切实发挥行业示范引领作用。依托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全国图书馆联合参考咨询服务网络、省级公共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协作平台、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全国图书馆信息无障碍服务联盟等业务合作平台,以及中国图书馆学会、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行业组织,为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为有关部门制定图书馆政策提供研究支撑。今日之国家图书馆,在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标准规范制定、基础业务建设、联合服务等方面均居中心引领地位。

其六,深入开展对外交流合作。代表中国图书馆界积极参与国际图书馆事务,依托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建设、“中国之窗”等对外合作项目,全面推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积极履行国际图联中文语言中心、国际图联保存保护中心中国中心等国际职能,为国际图书馆事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经验;倡导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金砖国家图书馆联盟等合作组织,策划举办中阿图书馆馆长论坛、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等国际会议,不断提升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今日之国家图书馆,已经成为世界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型图书馆。

四

回首110年砥砺前行的如歌岁月,国家图书馆虽几度更名、数次迁址,却始终逐梦前行,赤心不移。一代代国图人恪尽职守、爱岗敬业、甘为人梯、无私奉献,共同铸就了独特的国图精神。这精神如不灭的灯塔,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这精神如不朽的丰碑,印刻着我们执着的坚守;这精神代代相传,指引着我们不断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实施,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图书馆在国家文献信息战略保存、国家书目和联合目录编制、为国家立法和决策服务、组织全国古籍保护、开展图书馆发展研究和国际交流,以及为其他图书馆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等核心职能,为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明确了新使命,同时也对国家图书馆在新时代更好服务于学习强国、科技强

国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提出了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8位老专家的回信中,首次就图书馆事业专门作出重要论述,强调“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图书馆事业在国家发展特别是文化发展中的突出重要作用和重要地位,也更加明确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者所肩负的重要职责和重大使命。这一崭新定位,把图书馆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提升到了新境界,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化事业、对图书馆事业、对国家图书馆事业的高度重视,以及支持图书馆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局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理念。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国图人将继续继承前辈图书馆人“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使命,继承历代仁人志士教育兴国、文化强国的责任担当,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专业精准服务助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以开放包容胸襟推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以丰富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再谱华章!

面向新时代、新长征,国图人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的发展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饶 权 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副书记)